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

陶錫山書齋



主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九十

靈石耿文光斗垣甫

子部十

雜家類一

鬻子一卷

周鬻熊撰

道藏本 漢志二十二篇陸佃所校止十五篇唐鄭縣尉逢行珪注本十四篇蓋中間以二章合爲一故視陸本又少一篇漢志小說家亦別出十九卷子抄云六篇意林亦然故葉石林疑行珪注有所附益李巽岩謂班志所著或有他本此蓋後世所依託胡應麟則謂班志列於道家者漢末已亡而小說家之十九篇尙傳於後據此則二十二篇爲道家其書久佚而諸家書目猶因之未免混同今所傳之十四篇槩舉脩身治國之術與道家宗旨迥異列於雜家與胡氏之說合然又亡其五篇其甲乙篇次諸家皆云不曉陸本與逢本前後亦不相同蓋殘闕之餘注復謬誤雖經諸家辨証亦未能復其初也鬻熊爲文

王師封於楚爲始祖漢志云然

黃氏曰抄逢行珪注序曰熊楚人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熊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尙少也文王遂師之故其書首之以文王問此必戰國處士假託之辭蓋自漢志已有其篇目其書亦多可采如以知其身之惡而不改爲大忘如以自謂賢者爲不肖如曰察吏於民凡此皆足以警世其餘則載五帝禹湯之政皆主得人文亦不煩異乎諸子之寓言虛誕者矣然每篇多以政日起語而以昔者追述文王之問既記文王而下又曰魯周公且亦未知自稱政曰者爲誰行珪注旣不能明言而反釋以爲政術之間則非詞矣

藝文志考証道家鬻子二十二篇太史公序楚世家曰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劉向別錄云鬻子名熊封於楚劉勰曰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謀諸子肇始莫先於斯逢行珪序云卷軸不全而其門可見賈誼新書引文王武王成王問粥子列子天瑞篇引粥熊曰運轉無已天命密移疇覺之哉力命篇引粥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

陸佃曰列子所稱卽南華藏舟鳥鶴之義也今其書無之則熊之嘉言要旨亡者多矣

又小說有鬻子說十九篇後世所加

文光案漢志道家所著爲鬻子小說家所著爲鬻子說固自不同楊用修謂今之十四

篇皆無可取似贗本無疑而賈誼新書所引十餘條文選注所引一條皆今本所無知爲僞書矣愚意古書中細心檢閱鬻子之言當尙有存焉者如新書所引其正言確論自不可磨滅惜無人採輯成編使古書復行於世豈不幸與玉函山房輯佚書而不及鬻子以有行本故也班志於鬻子說下注後人所加蓋非七略之舊孟堅亦以爲僞矣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附篇目考一卷

周墨翟撰國朝畢沅注

靈巖山館本 乾隆四十九年刊前有畢氏自序并孫星衍序篇目考末有墨子佚文目并跋

畢氏序曰墨子七十一篇見漢志隋志凡十五卷目一卷宋亡九篇見中興館閣書目實六十三篇後又亡十篇爲五十三篇卽今本也本存道藏中缺宋諱知卽宋本又三卷一本卽親士至尙同十三篇王應麟陳振孫等僅見此本有樂臺注見通志今亡按通典兵有守拒法而不引墨子備城門諸篇疑其失墜久也謹案四庫館採進本與此本同明刻亦無足觀墨書傳述甚少多古言古字盧學士孫明經互校此書沅始集其成世之譏墨

子者以其節葬非儒節葬爲夏法特非周制非儒則由墨氏弟子尊其師之過其稱孔子

諱及諸毀詞非翟之言也按他篇稱孔子稱仲尼又謂孔子言當而不可易是翟未嘗非
孔必當時爲墨學者流爲橫議孟子始嫉之故韓非子云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
自謂真孔墨韓愈云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其知此也今惟親
士修身及經上經下疑翟自著餘篇稱子墨子耕柱篇稱子禽子則是門人小子記錄所
聞以是古書不可忽也且其魯問篇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
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憲音湛酒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
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是亦通達經權不可訾議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
人或云在孔子後沅亦不能定其時事又遷固以爲宋大夫葛洪以爲宋人高誘注呂覽
以爲魯人則是楚魯陽非魯衛之魯先秦之書字少假借後乃偏旁相益若本書源流作
原金鑑作益四境作竟乃若賊數爲殺字古文遂而不反合于遼亡之訓關叔卽管叔實
足以証聲音文字訓詁之學好學者幸存其舊云 案目親士修身所染法儀七患辭過
三辯凡七篇尙賢尙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各三篇非儒二篇經上
下經說上下共四篇大取小取耕柱貴義公孟魯問公輸各一篇自備城門以下凡二十
篇皆古兵家言有補實用 跋云竊曾所藏世學樓本卽今本著闕字者八篇錢不深核

耳宋亡九篇恐是八篇爲九六十一亦二之譌也

孫氏序曰經上下略似爾雅釋詁文而不解其意指漢唐以來獨此數篇莫能引其字句以至于今傳寫譌錯更難鉤乙晉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辯存其序曰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備城門諸篇脫誤難讀而弇山先生於此書悉能引据傳記類書匡正其失豁然解釋可與高誘張湛諸注並傳於世視楊倞盧辯空疏淺略則倜然過之

藝文志考証館閣書目十五卷自親士至雜守爲七十一篇亡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

等九篇

一本存六十一篇且多說脫不相聯屬又一本止存十二篇

韓非子曰有相里氏相夫氏鄧陵氏之墨墨離爲三史記

云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索隱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則此墨子在七十子之後 班志兵家類復出墨子考証云史記注公輸般攻宋

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列子云墨翟之飛鳶韓非子云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曰不如爲車輓者巧也惠子聞之曰墨子

大巧巧爲輓拙爲鳶詩正義引墨子備衝篇范書注引墨子備突篇 晏子春秋諸目皆

列墨家柳宗元謂墨子之徒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其徒尊著其事非晏子爲

墨也爲是書者墨之道也薛氏曰讀孔叢子詰墨

胡曰詰墨配非儒

怪其於墨子無見皆晏子春秋

語也乃知柳宗元之辨有自而起

胡氏筆叢墨氏之學世以自翟倡之然七略有尹佚二篇注成康時人則遠在翟前豈墨亦有所自耶意林有纏子亦墨家道家本長生之祖楊朱學於老氏而世罕依託墨氏磨頂放踵乃神仙家往往引之至幻形易貌之術亦率假其名號如墨子七變法枕中記靈奇經之類蓋又墨所不道者稚川神仙傳傳墨子不知何據漢志兵家有墨子則以墨善於城守故也

武氏授堂集墨子居於魯陽觀魯問一篇翟尊文子爲主君意嘗爲文子之臣楚語注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魯陽公也惠王十年爲魯哀公十六年孔子方卒翟實當惠王時上接孔子未卒故太史公一云並孔子畢氏据本書以爲六國時人周末猶存愚竊以翟既與楚惠王同時必不能歷一百九十餘年尙未及化此固不然也中山諸國之亡蓋墨子之徒續記而竄入者何可依也

文光案墨日子貢季路輔孔慳乎衛陽虎亂乎觀此等語似與孔子同時畢氏自序明云未能定其時事是未嘗以爲六國時人也武氏不知何本魯陽在魯山之南漢之南

陽縣古人於地名兩字或單舉一字如魯陽稱魯是也然非注不明不可爲例周秦諸子其目著於漢志其書存於道藏及十子二十子百子諸刻非眞僞相半卽殘缺不完國朝人所校定者號爲精密而不能徧及抄輯諸子始於沈林文庾仲容之子抄其書已佚馬氏意林僅見其概今玉函山房所輯尙數十卷若明刻諸子品節之類不足據也評論諸子唐有韓柳文宋有高氏之略黃氏之鈔明有宋景濂之諸子辨論胡元瑞之九流緒論而王元美之四部稿楊升菴之丹鉛總錄採輯議論亦復不少其他間見一二者不足數也彙而聚之古子書大可讀矣

鶚冠子三卷

楚隱士撰

學津本 此雜家類之書又見於道藏太清部漢時已佚其名陸佃注甚簡略唐志三卷與今本合

野客叢書三山老人語錄云性命生死之說自秦後賈誼獨窺其奧其爲長沙傅賦鶚如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無不可眞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離形超然得喪此語自漢以來皆不能出其右論性命盡天地後世無以加也僕謂誼此等語皆出於鶚冠子

案袁淑真隱傳鵬冠子楚人隱居深山以鵬爲冠號鵬冠子著書言道家事馮諼事之顯於趙劉向亦載其事漢志一篇今所行四卷十五篇如所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貴賤無常物使之然皆出於是韓退之獨非其書以爲好事者僞爲是本反用鵬賦以文飾之非誼之有取於此也晚進小生不敢妄據此書書此以俟識者

文光案韓退之以爲僞書不知何本恐是誤記因錄韓文於後並採黃東發語使讀者有考云

昌黎集鵬冠子十有九篇

原注今本自博選至武靈王問凡十九篇方云十六篇未詳

其詞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

之說當矣

原注道有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人有五至一曰百已二曰仆已三曰若已四斯役五曰徒隸至或作室

使其人遇時援其道而施於國

家功德豈少哉

文光案韓子稱之如此柳子厚則曰靈鄙淺言也二公所見不同如此

學問篇

文光案此第二篇黃氏以爲末篇不解何故此本訛末爲宋字

稱賤生於無

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

原注壺或作瓠音義同

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謬爲之正三十有五

字乙者三減者二十有二字注十有二字云

照東雅堂本錄出百已謂才百倍於已或作伯

黃氏日鈔鵬冠子言之害理者如曰聖人貴夜行其近理者如曰富者觀其所予貴者觀

其所舉貧者觀其所取賤者觀其所與及不殺降人之類皆問見一二餘率晦澁詞繁理

寡韓文公顧有取焉何哉豈有感於其言乎

中流失船傷不遇時也故文公悲之

少室山房筆叢鶚冠子漢志一道家一兵家今所傳乃僞託道家者爾然道家所列僅一篇而韓愈所讀有十九篇宋四庫書目迺三十六篇晁志則稱八卷與漢志俱不合而唐宋又自相矛盾晁顧謂四庫篇目與昌黎所讀同何也說者以鶚冠亢倉子華皆因前代有其名而依託爲僞然中實不同鶚冠則戰國有其書而後人據漢志補之亢倉則莊子有其文而後人據南華益之若子華既無其書又無其文特好事者因傾蓋一言而僞撰以欺世耳韓柳二說自相紛拏晁陳二家並主柳說周氏涉筆在疑信間獨宋景濂以非僞撰謂其書本晦澀後人復雜以鄙淺故讀者厭之不復詳其旨予以此書蕪素不馴誠難據爲戰國文字然詞氣瑰特渾奧似非東京後人所辦其書殘逸斷缺後人之鄙淺者以己意增益傳之故文義多不可訓世兵篇始終皆論用兵而中雜以賈賦正味者勦入

舊說賈生賦
鶚至有鶚冠

如南華盜跖四篇

鬼谷子注三卷

梁陶宏景注

石研齋本

此本仿宋刻嘉慶十年甘泉吳漣寫江都秦伯敦父校刊板本甚佳余寶藏

之鬼谷楚人生於周世隱居鬼谷書不多見不易得此本前有秦恩復序次篇目考附錄

諸書所引鬼谷子十四條末有乾隆辛丑周廣業跋

鮑錄飲得抄本屬正注甚明白簡當

盧文弨跋

鬼谷子小人之書也凡茲邪之

情狀畢見於斯

阮相國跋

中多韻語讀嚙如呼合古聲訓字之義非後人所能依記

鬼谷子為縱橫家言自隋唐志始著錄

皆以為蘇秦撰實無所據

書凡二十一篇裨闔第一反應第二內建第三抵讎第四

以上上卷

飛箝第五忤合第六揣篇

第七摩篇第八

御覽作揣情摩意

權篇第九

御覽作量權

謀篇第十

御覽作謀慮

決篇第十一符言第十二轉

丸肱亂二篇皆亡

或云即本經中經以上中卷

本經陰符七術

目下不標第字此七篇高氏刻入續鮑叢書相傳出自太公望鬼谷子所傳與黃帝陰符同名殊旨其文似老子

持樞

無第字

中經

以上下卷

凡三卷諸本卷帙大抵相同

秦氏序曰是書刻於乾隆己酉僅據孫淵如華陰嶽廟所錄本讐校刊行盧抱經先生重加勘定至再至三最後郵示述古堂舊抄始知道藏所存譌脫不少因重付剞劂一以錢本為主其有錢本所無而藏本所有審其異同互相考証又刺取唐宋書注所引舊注附於本文之下其或今本亡佚別見他書及稱鬼谷事跡足資參攷者附錄於後以備觀覽焉

中興書目鬼谷子三卷周時高士無鄉里族姓名字以其所隱自號鬼谷先生蘇秦張儀事之授以裨闔下至符言等十有二篇及轉圓本經持樞中經等篇亦以告儀秦者也一本始末皆東晉陶宏景注一本裨闔反應內捷讎抵四篇不詳何人訓釋中下二卷與宏

景所注同 案鬼谷先生晉平公時人姓王名栩在
人間數百歲見仙傳拾遺不知何據

文光案通志鬼谷子三卷皇甫謐注又三卷樂壹注又三卷唐尹知章注又三卷梁陶
宏景注樂注云蘇秦欲神祕其術故假名鬼谷也

尸子集本二卷

國朝孫星衍校集

平津館本 嘉慶四年刊有序並記書內有案語並所採書目所集之目曰勸學曰貴言
曰儀曰明堂曰分曰發蒙曰恕曰治天下曰仁意曰廣曰綽子曰處道曰神明曰廣澤曰
止楚師曰君治凡十六篇爲上卷神明以上爲羣書治要以下三篇并下卷皆雜採諸書
多零散之語不能成篇

孫氏曰尸子著書於周末凡二十篇漢志列之雜家後亡九篇魏黃初中續之至南宋而
全書散佚章孝廉宗源刺取書傳輯成此帙寄予補訂爲二卷可以見古書輯略序曰漢
人列尸子於雜家者以其言斥孔墨諸子囿學相非皆弁於私故其爲書雖陳道德仁義
之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卒謂之雜家班固言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
國體之有此見王道之無不貫此其所長是也然尸子爲商君謀畫商君法家行變古之

政亦以見尸子之學不盡純乎儒家通天地人法陰陽五行守五帝三王之道固已兼諸子所貴矣道家清虛卑弱得儒之智法家信賞必罰得儒之義名家名正言順得儒之禮墨家貴儉兼愛得儒之仁儒者因諸子之長權時可行馭之以信猶土王四季五經配五常謂之五學猶五行更用事傳曰致中和又曰中庸不可能至儒家止矣而尸子以爲孔子貴公與諸子並論不亦失言乎第其書出周秦之間雖全書已亡遺文佚說時足證左經傳其引爾雅天地后皇之屬十有餘名可證叔孫通梁文增補之詁其仁義篇以青陽朱明白藏元英爲玉燭之名以發生長羸方盛安靜爲風名四時和下多正光照三字甘雨時降萬物以嘉下多高者不少下者不多八字義俱長於爾雅蓋玉燭言四時日光永風言四時祥風醴泉言甘雨也引舜云從道吉凶如景如響可證僞尙書以爲禹言之誤引孔子曰誦寸而信凡小枉而大直吾勿爲也可證孟子辯枉尺直尋之有本云八極之內有君長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故曰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昂卽廣雅所云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可證山海經云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爲據禹所治之地而言又爲有君長之處若神農唐帝所治不止此及詩含神霧所載天地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

千五百里天地相去億五萬里甄曜度所載四海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萬里合之山海經帝命豎亥大章推步東西極之算與此殊異者不止据有君長之處言之也云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動開元占經地占引諸書說地名體之屬最備獨缺此語可增其義云馬有麒麟徑駿可證郊天鱗皮鼓之非譬鳳之譬云春華秋英其名曰桂此華爲葉之榮華可證王維詩春山桂華之語傳云博學而識之知之次也又云不賢者識其小者尸子雖雜家之學既與經傳相發明好古者何得不見其書比之鄭康成用緯注經爲其多古說且不背先王之法言不猶愈於誦佛書者乎

文光案論語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此云博學而識之恐是誤記此類甚多鱗皮鼓見孔融文集

孫氏記曰尸子刊於嘉慶四年其板後歸家郎中馮翼所越數年莊進士述祖以惠氏棟輯本見詒許民部宗彥又得魏徵羣書治要中於日本市舶因錄勸學等十三篇寄予及予閱書傳亦頗有舊編遺漏者因屬洪明經頤煊重編爲二卷再刻於濟南仍用前序附識其略於卷末

君治篇曰禹手不爪脛不毛生偏枯之疾步不相過人曰禹步禹長頸鳥喙面貌亦惡矣

文光案予嘗不解禹步二字之義今始知之荀子非相篇亦引此條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舊題秦呂不韋撰漢高誘注

經訓堂本 畢沅新校正參訂十一人皆一時名宿前有新校正序次高誘序次附攷

呂首

氏十二紀原序其言

近道以下諸家論說

次舊本次參訂姓氏次目

十二紀八覽六論似非本書次序史記云著八覽六論十二紀

由名也自漢以來皆

後跋一是書十二紀每紀五篇

每篇冠以一曰二曰至五曰

凡六十篇

提要曰十二紀之總論梁氏玉繩曰古人作序皆

以呂氏春秋為正名

又序意一篇

言兵似乎有義其餘則絕不可曉先儒無說莫之詳矣

紀統子目六十一覽統子目六十三論統

在卷末呂氏十二紀終而綴以序意可知

紀當居首八覽六論乃其附見者提要曰唐劉知幾作史通

內外篇而目序一篇亦在內篇之末外篇之前蓋其例也

子目三十六

每篇子目之後題曰呂氏春秋訓解下題曰高氏

實一百六十篇

盧文弨曰此書分篇極為齊整序意本明十二紀之義末忽載豫讓一事與序意不類梁玉繩曰疑屬前

篇豫讓事下傳寫錯誤耳

高誘派人見水經易水注

畢氏序曰原夫六經以後九流競興雖醇醜有間原其意指要皆有為而作降如虞鄉諸

儒或因窮愁託於造述亦皆有不獲已之故焉其著一書專覲世名又不成於一人不能

名一家者實始於不韋而淮南內外篇次之然淮南王後不韋幾二百年其採用諸書能

詳所自出者十尙四五即如今道藏中文子十二篇淮南王書前後采之殆盡間有增省

一二字移易一二語以成文者類皆當時賓客所爲而淮南王又不暇深攷與不韋書在

秦火以前故其采綴原書類亡不能悉尋其所本今觀其至味一篇皆述伊尹之言而漢

儒如許慎應邵等間引其文一則直稱伊尹曰一則又稱伊尹書今考藝文志道家伊尹

五十一篇不韋所本當在是矣又上農任地辨土等篇述后稷之言與亢倉子所載略同

則亦周秦以前農家者流相傳爲后稷之說無疑也他如采老子文子之說亦不一而足

是以前書沈博絕麗彙儒墨之旨合名法之源古今帝王天地名物之故後人所以探索

而靡盡與暇日取元人大字本以下悉心校勘遂據以付梓鳩工於戊申之夏逾年而告

成若淮南王書則及門莊知縣所已取道藏足本刊於西安故不更及云乾隆五十四年

歲在己酉孟夏月吉序誘注國策亦非真本惟此書及淮南王書注最爲可信誘注二書間有不同各依舊訓隨文生義故錯出而不相害誘有正孟章句見玉海

乾隆五十三年靈巖山館校刊所據凡八本 元大字本脫誤與近時本無異 李瀚本明宏治年刻篇

皆仍 許宗魯本從宋賀鑄舊校本出字多古體嘉靖七年刻 宋啟明本不刻年月有王世貞序 劉如寵本神廟丙申刻 汪一鸞本神廟乙巳刻

朱夢龍本每用他書之文以改本書爲最劣 陳仁錫奇賞彙編本

此書所尙以道德爲標的以無爲爲綱紀以忠義爲品式以公方爲檢格與孟子孫卿准

南揚雄相表裏也家有此書尋繹案省大出諸子之右高誘序呂序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

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不可無所遁矣黃震曰其書最爲近古明方孝儒曰其善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當言刑罰不如德禮遠爵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債敗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爲之哉又曰書皆詆訾時君爲俗主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而秦不以爲罪然則秦法猶寬也

史記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太子政立爲王尊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當是時魏有

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疆

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

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備天地萬物古

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

以千金呂不韋列傳元案不韋著書之中惟此最詳且辭太史公曰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真能灼見不韋本意後之言呂氏春秋者多失之太史公自序不韋遷蜀乃作呂覽方孝儒曰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即飲就

死何有賓客何暇著書哉日不韋已徙蜀安得懸書於咸陽由此而言必爲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文光案曰

序與本傳不合不知何故當以本傳爲是高誘序曰與千金時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爲時人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

論衡自紀云呂氏懸於市門觀讀之者惶恐畏忌雖乖不合焉敢譴一字校補曰誘言本此孝儒曰其時去聖人稍遠論德皆本黃老書出於諸人之傳聞事多舛謬如以桑穀其生爲成湯以魯莊與顏闔論馬與齊桓伐

魯魯請比闕內侯皆非實事而其時竟無取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血然耶梁伯子云御覽八百九卷引史記同百九十一卷引史云賜金三十斤

蔡邕曰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爲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

蔡中郎集逸周書月令解第五十三今闕廬校本依呂氏十二紀首鈔出補之今在卷六據蔡邕所云是先有月令不韋取以冠其十二紀之首非不韋所自作也故每紀五篇第一篇與下四篇絕不相貫且月令之名見於周書呂氏春秋並無月